

樊泽宝

## 母亲针线

光阴荏隙，流年似水，转眼又到岁末。在享受新生活，不再为过年而繁琐劳累的同时，昔日的年景却总是难以忘怀，尤其是对母亲为全家“穿新衣、戴新帽”而付出的诸多艰辛记忆犹新，且回味无穷。

很多人忙年是在腊月，而母亲则是忙全年。当年那吱呦吱呦的纺车声、煤油灯芯爆出的噼里啪啦声和麻绳拖拉鞋底的嗤嗤声似乎仍响在耳边，被灯光放大并折射在墙壁上虚虚实实的影子总在眼前。

为了让我们新年欢乐，勤劳的母亲不知道做了多少针线。当时生活条件差，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人的穿着全靠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她身边总有一个针线筐箩，里面盛着形状各异的碎布，缠满各色棉线的线锤，针锥、顶针和缝衣针等针头线脑，还有一本夹着用课本纸或报纸剪成的各种尺码鞋样的泛黄的厚书。

当时生产队每年都种棉花，深秋收获后分给社员。各家将籽棉拿到大队弹棉屋弹成絮棉，然后用包袱包回家。母亲将弹好的棉花分成三份，一份留作续棉被，一份用于给大人孩子做棉衣，一份用于纺线织布。

将布织好后，母亲买一种叫“臭电”的黑或兰的染料，在春秋干燥的某天用大锅烧水将“臭电”煮化，然后把粗布展开放锅里，不时用木棍挑着反

安武林

## 收藏书

有那么一个群体，我是非常喜欢的，且常常引以爲知己。我们志同道合，志趣相投，利用各种方式来交流和切磋，分享和展示，那就是喜欢收藏书的朋友们，这个群体可以称之为藏书家。藏书家有大小之分，有资深和资浅之别，有爱好和商用之差。

我最讨厌的一个观点就是，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这等于没说一样，或者等于说饭是用来吃的一样。我相信喜欢藏书的人，大都是喜爱阅读的人。除非，那种仅仅以商业为目的的收藏者。他们不喜欢读书，但知道各种书的价格和价值。这样的人，是算不上收藏家的。

对于收藏家而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相互轻视乃至鄙视的人，自然是有的，但那是令我憎恶的。宽容和尊重是基本的做人道理，如果读书人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只能说修养和素质太差而已。有人喜欢收藏古籍，有人喜欢收藏签名本，有人喜欢收藏现代版本，还有人喜欢收藏毛边本，有人喜欢收藏初版本，有人喜欢主题性收藏，林林总总，丰富多彩。

从阅读的意义而言，读者仅从内容上熟悉即可，但对于收藏家而言，这只是书的一部分价值，哪怕是最主要的价值。因为一本书承载的东西，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作家所写的内容，当它变成一本书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件艺术品，比如，书中插图、封面的设计。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审美的缩影。通过一本书，有时候可以洞察一段历史。

从收藏的意义上说，当然是印数越少越有收藏价值。物以稀为贵嘛，这句话用在书这里也是极其贴切的。我有个朋友，在这方面非常挑剔，他告诉我，印数在三千册以上的书，他一律不收藏。如此的印数，基本上未来很难有重印的机会。即便有，它也是初版本，同样具有收藏的价值。在一些旧书商的眼里，它们的价格，不会低于那些现代老书的，随便在网上查一查便可知晓。但不能忽略的是，这种书的内容，以及作者的知名度，那得需要收藏家有一双慧眼才行。我所知道的是，一些很有名的作家在刚出道的时候，知名度还不高，第一本书的印数是很少的。当然，其中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出版社对于市场的判断，也是导致这本书印数少的原因。例如，精装本还不流行的时候，出一本精装书；诗歌和理论书很不景气的时候，出一本诗歌或者理论书。

有些近年出版的书，在网上标价之高，令人咂舌。并不是说这些书写得有多好，而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且印数极少，这当然是虚标价格，有姜太公钓鱼之嫌。有一位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当时印数只有2350册。因为这位先生还藏有几本，慷慨地赠送了我一本，否则我得花不菲的价格来购买。非常幸运的是，许多前辈也馈赠过他们印量极少的书。这些书，都是用来收藏的。

我的朋友中，还有更极端的，他买书，一般都买两本，一本用来读，另一本用来收藏。他有洁癖，从不漏旧书。他个人的观点是，新书买下，过许多年之后，就变成了旧书。他常常在微信上晒他过去购买的书，令人羡慕，令人嫉妒。他买的书，质量没得说，但在当时也有很多是印数极少的。在我眼里，他是品味非常高的收藏家了。令人贻笑大方的是，我们常常喜欢讨论这个人是不是收藏家、是不是真正的诗人之类的话题。

没有宋版书，在一些人眼里，是算不得藏书家的。但对于不喜欢古籍的人而言，宋版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是价格高而已。如果我们了解海外收藏家们的故事，就会知道还有一些书的价格昂贵得惊人。

我一直觉得，书可以作为文物收藏，这也是一种爱书方式。而无论什么样的收藏方式，都意味着，我们的家里已经离不开书。

张燕峰

## 火炉往事

北方的寒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为了取暖，家家户户都要生火炉。火炉古已有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为证。

从前的火炉，大多都是用泥做的。用胶泥盘一个中空圆柱体，最顶部都是一个铁炉盖，底部是用几根细铁棍按一定的间距焊接在一起的炉底，再用一截炉筒子接到火炕里。那时穷，买不起煤，大多用枯死的树根、树枝和牛粪做燃料，也有用葵花和玉米的秸秆的。这些燃料燃烧的时间短，需要不断添加，才能保证炉火不灭。泥炉保温性强，只要烧热了，两三个小时家里都暖融融的。

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富裕了，家家户户都换上了铁炉子。每当冬来临近，人们便雇了拖拉机去县城买煤。大同煤，好烧，释放的热量也多。火生着之后，一会儿工夫，煤就熊熊燃烧起来了，炉膛被烧得红彤彤的，映照在人脸上也红扑扑的。这时，寒冷逃之夭夭，屋里温暖如春，让人心生欢喜。

炉火正旺的时候，人们便架一口铁锅放在炉火上炖菜煮饭。能干的女人把土豆、胡萝卜切成块，与鲜肉、白菜、粉条放在一起，再加上各种佐料，一股脑都放在铁锅里。很快，这些食材就在锅里唱起了歌，咕咚，咕咚，伴随着缕缕白气还有浓浓的肉香饭香味，在空气中氤氲，令人垂涎三尺。孩子们贪恋迷人的香气，早早地候在旁边。大人们准备好碗筷，一家人围炉而坐，迎接吃饭

何诚斌

站在阳台上就可看到那块玉米地，看到在玉米地周围转悠的岳父。真是地里种什么，心里同样长什么，半年多来，岳父简直成了“玉米人”，抑或一株最挺拔的玉米秆，风吹叶儿响，岳父的心思将秋天渲染得特别饱满。

玉米也在我的注视下成长，虽然我没有付出过劳动，但岳父和玉米地是我这段时间欣赏得最多的风景，贯穿时间和空间的风景。清晨，我听见岳父说：“这一回可以吃到嘴了吧！”与他搭话的是邻家一位年轻媳妇：“周伯，真亏了你。”“不亏，不亏，种着好玩。”岳父笑着说，“我担心这秋玉米，还是收不成。”“不会发洪水了。”年轻媳妇说。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天空，然后日光重又落到玉米地，心想，即便洪水再次冲毁玉米，仍谈不上损失有多大，岳父家并不是农户，他有退休工资，玉米地是他开垦出来“消磨时光的”，可是，我知道对于他来说损失的不仅仅是玉米……我经常从一个我习惯的角

雷雨

天气闷热，匆匆奔波在南京与苏州道上。事毕而归，仍躲在城南一斗室之内俯在一张旧桌子上翻看书稿，思绪在纷纭人物事件中徘徊游走……我想说说这一张旧桌子。它方方正正，笨拙朴实，并无特别之处，四只腿，有抽屉，右侧还有一小柜，四条腿之间有撑木，便于桌前人置放双足。桌面及外围油漆经年，已经呈现出完完全全的黝黑色。这张桌子，是66年前从如皋乡下长途跋涉几经辗转过来到南京的。是谁把它从如皋乡下弄到南京来的？是胡维伯先生。

胡维伯少年孤苦，被人抱养，其养父是一汽车司机，也会修车。养父母后来分离，养父虽然在如皋城内另组家庭，但对养子还是颇为照顾，供其在如皋城内读小学。胡维伯奔走在如皋城内与乡下，吃尽辛苦，看惯白眼，但读书用功，刻苦异常。读书之余给养父做帮手，学会开车，也会鼓捣修车。在1946年春，年方不足十五的胡

硬邦邦的格裤后，就可以做鞋了。

做布鞋最麻烦也最辛苦、最费力的活就是纳鞋底。鞋底，是按鞋底“样子”裁剪出格裤，再包上一层旧布，一层一层码上好几层，再把这好几层鞋底用细麻绳密密麻麻地缝在一起，这叫“纳鞋底”。因为鞋底要和地面经常摩擦，为经久耐用，缝鞋底都用细麻绳，是母亲提前加工出来的。加工这种麻绳，母亲叫“嘎麻绳”，就是把缕细的麻丝在“播古锤子”上通过旋转上劲，之后由单股合为双股。“播古锤子”是用牛大腿骨头做的，中间打个孔，钉上个长钉子，简单的也可用细长地瓜中间插根筷子凑合，无论哪样，都是通过转动给单股麻线“上劲”，方便下一步把单股麻线合成双股麻线。

鞋底做好后，接下来就是纳鞋帮。把已做好的鞋帮一针一针缝到鞋底上，一般都是从鞋跟开始，这样比较容易固定鞋面。母亲用锥子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用粗棉线缝合，此时纳过的鞋帮和鞋底很硬，不用锥子先扎个孔，再大号的针也缝不动。

鞋帮纳好后，为了使鞋子穿到脚上不紧不痛，会用“掌子”掌一下，这种工具方言叫“槌头”。这样，一双布鞋就算是做好了。最兴奋的是新鞋快要做好时，守在母亲跟前，耐心等着缝完最后几针。母亲便让我穿上试试，看看合不合脚。我会立马蹬上，如合适则高兴得在睡觉时放在枕头下。



张升元图

那庄严时刻。

北方的冬天，天黑得特别早，而夜又格外漫长。大人们有时会抓几把黄豆和葵花籽放在炉盖上。几分钟后。黄豆就扭动圆滚滚的身子跳

## 秋玉米

度来审视岳父和他的玉米地，并认为他是在进行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地里尽管只有几十株玉米，付出的是真情，等待收获的心情，同样诚挚而热切。

记得夏玉米长势特别好，即将成熟收棒时，却逢雨季，岳父的目光几乎凝固成拦水坝，保护他的玉米地。河水涨时落，一家人的心都牵挂着玉米。岳父故作沉着地说，“太嫩了，不急着摘，再长壮些。”洪水吞没玉米的情景，好像被他忘了，在家人的提醒下，他不高兴地说：“不成熟就摘，是造孽，我情愿让洪水冲掉它！”岳父脾气倔强，但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我钦佩地望着他，点头称是。也就在这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惊醒后冲向阳台，发现河道已失去泄洪能力，内涝特别严重，与岳父家只隔十多米的玉米地里有手电筒的光划破夜空，原来岳父正在抢救他的玉米……

那一夜我就坚信岳父还会种上秋玉米，虽然

## 一张旧桌子

维伯看到如皋城门洞里人民军队的招兵启事，毅然报名而去，参加了邵伯战役。

战争中，他毕竟年幼又受惊吓，居然生起病来了。连长看他病得厉害，就给他开了一个条子，让人把他送到涟水的后方战地医院去了。几个月后，他得以痊愈，又去找到原来部队，此时的连长已经成了团长。团长惊讶，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大手一挥：很好！跟我渡江，继续革命。就这样，胡维伯渡江到了无锡。很快，汽车兵转隶地方，而后来，南京与苏南、苏北行署合并成立江苏省，胡维伯到了南京，从此一生默默在公交行业，任劳任怨，恪尽职守。

一切尘埃落定。胡维伯回到如皋乡下，探视养娘。母子相见，自有一番热泪奔流，颇有劫后余生的感慨。养娘最为牵挂的还是儿子的婚事。她还说，专门央人打造了一张桌子，还有一张床，要送给儿子新婚之用。此后，又过几年，养

母亲做的鞋底针脚密密匝匝，稀疏均匀、松紧适中、大小一致，边角用白布条包裹着美观漂亮。后来用橡胶轮胎皮，将尺码画好后，用锋利的菜刀削割，因胶皮硬且夹针，用针扎不透，纳鞋帮时便用带倒钩或凹槽的针锥拉线引针。

那时农村照明还没用上电，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手拿着鞋底，一手拿着锥子和针线，手指上带着顶针，扎一个眼，引一线，拔出针，连抽带拉，把麻绳拉紧，吱儿吱儿地纳着鞋底，一只鞋底要纳成百上千次。棉鞋底厚实，有时候针穿过鞋底拔不出来，她就用牙齿咬住针往外拔；钢针因使用频率高而发热，穿插时针尖发涩，她便不时把针在头上摩擦，摩擦后的针沾上母亲头发上的油脂后，便润滑了很多，扎进鞋底时也便顺畅了。有时到了深夜，犯困的母亲不小心扎到了手指，轻则疼痛，重则流血，她就把手指放在嘴上吮一下。我们那时穿的鞋上，经常有母亲的血迹斑点，直到鞋子穿烂了，血迹斑点依然存在。童年的手工鞋呀，凝聚着母亲浓浓的爱和艰辛。

除了忙活我们的衣着，母亲还要忙着做过年的面食，这一切都忙完了，年也就到了。时光蹉跎，岁月如歌。曾经温暖了几代人的粗布衣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身份可改，地位可变，在忙碌中享受的那种特有的年味却让人难以割舍，魂牵梦绕，今天回忆起来依然特别温暖。

起了舞蹈。葵花籽也会像受了惊吓一样，跳了起来。随着啪啪啪的爆裂声，黄豆裂开了一条缝，葵花籽也张开了嘴。趁热吃上几粒，唇齿留香。这些美味小零食，孩子们吃得兴高采烈，大人们看得心满意足，脸上的笑意便格外饱满生动，像秋天原野上怒放的野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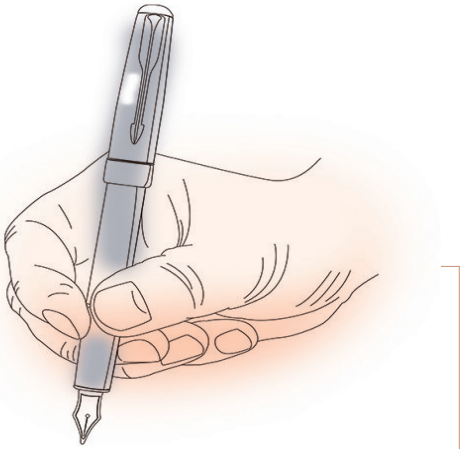
有火炉的日子是温暖安逸的，也是闲遐惬意的。只要有乡邻来访，男人们总会在火炉上温一壶老酒，再切一盘自家腌的酸白菜，或者吩咐老婆炒一碟花生米，便兴致勃勃地啜饮起来，啜一口酒，慢慢品吧。品的不仅是酒，还有生活的酸甜苦辣。聊聊一年的收成，谈谈儿女的婚姻和上学读书情况，眼眸里流淌着的是对生活热辣辣的希冀和憧憬。是呀，看一看炕头的老人和可爱的孩子，心中就有了希望，日子就有了盼头，回头再看看相濡以沫满面风霜的妻，心中就生出许多责任和柔情。

近些年，许多农人举家迁到了县城，住在楼房里，再也不用生炉子打炭，火炉自然弃之不用，有的直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有的废弃在时光斑驳中锈蚀。不知道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的人们，在每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里是否会记起火炉，记起它带来的温暖和欢乐，记起一家人围炉而坐的一个温馨画面。

也许有一天，火炉会随着时代发展完全销声匿迹，湮没于历史尘烟中。但它会留存于许多人的生命记忆中，温暖而明媚。

留下了秋玉米同样遭殃的教训。不管儿女的反对，水一退，他就开始整地育苗种起来。种子埋下后，岳父把锄头伸到水里用力地洗了洗，那样子就像拿着武器要捣烂洪水的野心。这个特别令人感动的镜头是在夏天，转眼秋风至，玉米秆长得比岳父的个头还要高，从杆上爆出一根根玉米棒，展示在人们的眼前，我们这片生活区里常有人驻足地头，啧啧赞叹。

又下雨了，连续几天秋雨后，玉米地被水浸泡，但玉米腰杆不弯，一排排并肩挺立的样子，就像威武的绿色方阵。我情不自禁地走向它，心鼓被玉米棒撞得咚咚响。岳父站在我身旁，很兴奋的样子，他说：“最近好像你工作很辛苦，还在写什么吗？”我笑了笑，目光仍停留在秋玉米上，尽管位卑势低，也要一次次努力生长，让思想长高，让精神充实。凉风中，我也站成了一株秋玉米，可以思考可以移动的秋玉米。



石泽丰

## 大山里的时光

大山沉浸在午后阳光下，座座山头像一个个端坐的老人，依次紧挨着。一条进山路是开拓者当初随意甩出的绳索，弯曲得那么自然、得体，毫无做作之感。它沿山间溪流而上，拐进一个山坳的时候，顺势冲下坡去，途经一个土砖夯实的老屋门前，后又一头钻进了另一个山坳，这是我所目睹的一段。至于它最终抵达哪里，我没有追踪下去。

顺着那个下坡，我徒步走了下来，在老屋的门前站住了。一栋瓦屋，外墙斑驳，露出了岁月的沧桑。凭直觉，我估摸着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的。它独立在那里，前后左右没有人家。门前一块小菜园里，红红的辣椒挂在禾藤上，还有被时光催老的黄瓜，没有规则地吊在架子上。菜园的前面是一面积不大的稻田，晚稻秧苗青青，偎依在大山的怀里。屋后呢，是青山翠竹，蝉声在那里此起彼伏，拼命地玩着接力赛，偶有鸟语相伴。从闹市中走来的我，身处这样的境地，闻着四溢的花香，看田园厮守，心中的尘事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此刻，时间的飞轮似乎也忘了转动。

心之所向，脚步自然有些不安分。老屋的两扇对开木门敞开着，顺眼就能看见正在播放黄梅戏的电视。我近前一步，侧目俯视了一下屋内，不见一人。一侧木板墙上贴有一幅陈年丰收画，画面的内容除了一个切开的大大的西瓜外，还有饱满的玉米棒子，一个系着围兜的男童露出灿烂的笑脸站在一旁。这是许多年前农村人喜爱的年画，它展示出了农村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景象，也道出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把头伸进屋内，才发现进门的左侧，一位老奶奶正坐在一张竹床上，手上端着一个蓝边海碗，碗里盛有稀饭。老人一边吃着稀饭，一边看电视。在她身边，摆放有一包低价的香烟和一个打火机，还有一碟腌豆角。显然，腌豆角是老人用来下饭的。她见我进来，看了我一眼，问我从哪来。我说我是从市区来的，问她这是吃中午饭还是吃晚饭。老人说是吃午饭。我看了一下时间，下午近四点钟的光景。小时候在农村，特别是双抢季节，下午三点多吃午饭是常态。现在，农村午餐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调整了，调到和城里人的午餐时间相近，中午十二点左右。然而在这里，在这位老人身上，它没有改变，无论时代怎么变迁，老人还是过着她自己的田园生活，仿佛外界的一切与她无关。

闲聊中，我得知老人93岁了。看她的面容，她的耳聪目明，年龄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是时光在她身上不愿意离去吗？还是田园生活给了她知足和与世无争的心态？我看了一眼门前的大山，大山无言，像一位智者。这让我越发留恋这个大山里的时光。

老人说她的儿孙都搬到镇子上住了，她不愿离开，她在这里生活了70多年。历史的长河中，70年短暂得只有一眨眼的工夫，然而对于这位老人来讲，它很漫长。正是这种漫长，让她活出了自在，活出了安乐。她告诉我，年轻时性情也急躁过，但每天开门见山，她从小山身上得到了某种启迪，急躁无济于事，反而让自己心生事结。所以在日后的时光中，无论风雨来袭，还是风和日丽，她都放平自己的心态，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也许就是个体生命最真实的生存方式吧。

步出户外，我把目光投向门前的大山，它葱郁。无疑，从它坐卧于大地的那一刻至今，收留了许许多多的光影、雨露、烈日和风霜。这栋老屋也见证了一丁点儿，学着收留了生活在这个老屋里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日常，比如，我眼前这位老人的点点滴滴。